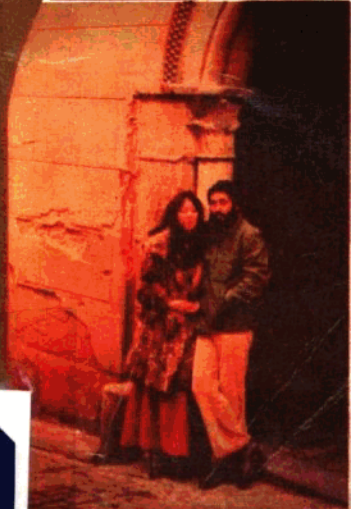


名人家庭內幕

鄧林編



目 录

幸福的鲜花与不幸的蒺藜（代序）	1
-----------------------	---

第一辑 革命生涯

毛泽东与李讷	(9)
温暖的大家庭	(18)
——周恩来抚养的烈士遗孤	
诚挚的爱	(26)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恋	
得成比目何辞死	(35)
——瞿秋白的婚姻与爱情	
陈毅张茜恋爱波折	(60)
死兮生兮终无悔	(63)
——记叶挺夫人李秀文	
杨虎城夫人谢葆真之死	(67)
把爱留在心底	(74)
——记复旦大学名誉教授苏步青先生和妻子	
比翼双翔的模范夫妇	(79)
——访薛暮桥、罗琼夫妇	
刘松林和她的家	(87)

第二辑 文苑春秋

鲁迅兄弟	(101)
------------	-------

人生能有几回爱	(115)
——许广平的抗婚与初恋	
郭沫若日裔夫人郭安娜	(118)
巴金的家和《家》	(125)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变	(131)
徐悲鸿婚变	(137)
悲怆的安魂曲	(143)
——张大千的婚恋与家庭	
吴晗与袁震的爱情	(149)
张恨水柔情如水	(154)
萧红的爱情生活	(158)
傅雷的最后一夜	(162)
一对少夫大妻	(169)
——丁玲和陈明的爱情	
王莹和她的丈夫谢和赓	(173)
“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183)
——沈从文大师婚恋趣史	
长相知	(186)
——李玉茹和曹禺的故事	
高士其奇人奇妻	(193)
韩素音的家庭生活	(200)
作家的妻子	(207)
妻子·母亲·外婆	(211)
——记著名作家茹志鹃二、三事	
在应丰最后的日子	(217)
柯云路一家的夜与昼	(222)
——从三封家书瞥见的生活情景	

第三辑 明星轶闻

- 梅兰芳三角恋爱中的两个冤魂 (231)
- 赵丹和赵青的父女情 (236)
- 常香玉和她的如意郎君 (242)
- 王馥荔和她的丈夫 (246)
- 浩亮一家走上舞台 (249)
- 陈佩斯和他的母亲及妻子 (254)
- 艺术家“跳龙门” (260)
- 造型哑剧大师王德顺的一家
- 冲出亚洲，汗水与泪水 (271)
- 高丰文妻子的自述
- 一个是“浪”，一个是“帆” (278)
- 郎平的爱情
- “中国第一巨人”当起了“保安员” (283)
- 穆铁柱和他的家庭
- 爱和谅解的结晶 (287)
- 记气功大师张家陵和他的妻子张红玉

第四辑 港台名家

- “充实人生，毋使虚度” (305)
- 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家庭生活
- 柏杨与张香华的缘分 (312)
- 武侠世界背后的金庸 (319)
- 侠影下的梁羽生 (326)
- 琼瑶的情与爱 (334)
- 我家老二——三毛 (342)

家有“名妻”席慕容	(350)
-----------------	-------

第五辑 别样风情

末代皇帝的五个妻子	(357)
春风难逾礼教关	(365)
——胡适的婚姻与爱情	
蒋介石的四位夫人	(376)
戎马倥偬伴相知	(382)
——记李宗仁、郭德洁夫妇	
蒋经国身后的蒋氏家族	(393)
换骨做成平常人	(398)
——记“贿选总统”曹锟四夫人刘凤玮	

第六辑 异国悲欢

黛丝蕾与拿破仑	(407)
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	(416)
圆舞曲之王	(420)
——约翰·施特劳斯父子	
当诺贝尔失去爱情的时候	(434)
罗斯福夫人在丈夫逝世后的日子里	(437)
死在枪口下的斯大林夫人	(441)
“蓝鸟”惊梦	(447)
——记布哈林的妻子安娜·拉里娜	
大不列颠女王的苦恼	(452)
首相的好丈夫	(455)
——说说挪威女首相的丈夫布伦特兰先生	
又一个“不爱江山爱美人”	(457)

——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的风流韵事	
希腊女船王变婚记	(461)
从主妇到总统	(467)
——尼加拉瓜新总统查莫罗夫人及其家庭	
穆斯林世界的第一位女总理	(472)
女刺客变成妻子	(475)
别了，我的布蓓蕾	(477)
——阿兰·德隆的婚恋	
幸福的尾声	(482)
——南希和里根 8 年的白宫岁月	
异国鸳鸯	(488)
——陈香梅与陈纳德	
“那是我们最愉快的日子”	(496)
——布什夫妇 1974 年—1975 年在北京	
山口百惠爱家的秘密	(501)

幸福的鲜花与不幸的蒺藜（代序）

· 邓林

谁不想有个和谐、温暖、幸福的家呢？

然而，幸福家庭的鲜花却只能开放在爱的沃土上。

爱是一种感情。是本能和思想、疯狂和理性、自发性和自觉性、一时的激情和道德修养、感受的充实和想象的奔放、满足和饥渴、痛苦和快感、光明和黑暗等等各种体验融于一炉的感情。

爱也是一种艺术。是瞬间与永恒、主动与被动、耕耘与收获、诗人的豪情与哲学家的严谨、过去与未来、夏之火热与冬之萧肃、一泻千里与一板一眼、既错综复杂又简洁明了等等各种思维交织在一起的艺术。

家庭是爱最真实最丰盈的载体。

男女之欢夫妻之情，父母舐犊深情的天性，兄弟姐妹真挚的手足之意，内心的温暖，刻骨的柔思，形成了来自血缘关系的内在的然而又是强大的凝聚力和制约力，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审美意象的温馨的家庭氛围。当夜幕低垂之后，全家人坐在餐桌旁侃侃而谈，说说笑笑，温柔的灯光弥漫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喧嚣而混沌的外部世界被关在了门外，现实集中在一个特定的空间，整个宇宙凝缩在一个小小的“单元”，滚滚的红尘似乎瓦解了……

“对于男子来说，社会是战场，是令人不断处于紧张状态的舞台，而家庭则是心灵唯一的绿洲和安憩之地。”这是日本人池田大作在他的《青春寄语》里对“家”的礼赞。对于女人来说呢？波伏娃这位因其名著《第二性》而差不多可以与其丈夫萨特齐名的女作家如是说：妻子俨然是家庭的女皇，白天她被普照大地的阳光打扰，在家里她不再感到不安，她可以不理睬那些不属于她的一切，家是她唯一的现实，“是避难所、是退隐处、是洞穴、是子宫、是预防外界险厄的场所。”对于子女来说呢？密尔在《论妇女受压制》一书中这样写道：“公正地组织起来的家庭，应该成为培养自由平等美德的真正学校……家庭成为孩子们感情与行为的典范，从小让他们在成人的行为引导中得到锻炼，使之成为他们的习惯，最终变成自然。”（引文见《西方思想宝库》）。家庭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发祥地，是一个伦理的单位，情感的小巢。无论你是贵为一国之王，还是贱为一介平民，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不过是一个家。至于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还是荒外的茅舍草屋，并不是很重要的。

无论是夫妻之爱抑或是亲情之爱，都是需要精心培育的。一见钟情没准儿转身就忘。成熟的爱就象一株树，从地下的种子萌发出来，慢慢生长，最后终于成为能够抵抗各种风暴的参天大树。每一片婆娑的绿叶都可以告诉你爱的历程。人们需要时间来加深感情，去分担或享受彼此的欢乐或忧愁。在爱的字典里，是没有“我没空儿”这种令人失望的词汇的。如果说时间是爱的土壤，那么理解和尊重便是爱的雨露，而自由则是爱的花信风。谁也不要企图成为对丈夫或妻子或子女任意发号施令、君临一切的“神”，谁要是那样干，他的人生非砸不可，等待他（她）的只能是悲剧。

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某某和某某好得象一个人儿似的。我在羡慕之余每每感到疑惑。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丈夫、妻子、情人，都不是可以和外界隔绝的细胞，而是社会的一部分，是可以独立自由发展的，谁也不能替谁包打天下。爱的结合只能建立在互相认清对方自由之上。婚姻不应该是一种附和、逃避或弥补。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为什么要离开那个“玩偶之家”，不就是要实现自己独立而完整的人格吗？夫妻之间有些不同意见甚至争吵，是自然而正常的。不平衡之后会达到新的平衡，感情将会更加真实而深厚。适度的争吵是夫妻关系必不可少的润滑油。相反，那种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从来没有红过脸”的夫妻关系倒是不甚可靠的，没准哪块儿隐匿着什么致命的毛病。

随着时代的嬗变，家庭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开放。当然，每一个家庭无害于社会的隐私都应该受到尊重，而且家庭的开放也不意味着家庭的淡化或解体。真理和谬误有时相差只有一步。幸福的家庭处处弥漫着爱——建立在理解、尊重、自由基石上的真实的爱。在这样的家庭里，你不必戴着假面具（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戴上它，那么这个家也就名存实亡了），不必口欲言而噤，你尽可以笑，尽可以哭，你的每一丝感情纤维的颤动，都会引起积极的响应。你忘却了生活的虚伪和沉重。你恢复了你的本来面目。你就是你。在这样的家庭里，不但会激励你去实现伟大的抱负、完成你力所能及的事业，而且会使你充分地享受和体味人生的无穷乐趣。革命导师恩格斯和爱尔兰普通女工的爱情，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独特的大家庭以及其它许多成功的家庭，通过那些感人的故事，你将感到人类的感情原来是可以这么纯洁、高尚而美好。幸福的家庭之花，全在于人们的精心培育。

然而，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老托尔斯泰在其传世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发出了这样浸满了血泪的人生浩叹。据说这个开头他曾改写过几十次。安娜·卡列尼娜最后是卧轨自杀了。她逃出了她那个令她窒息的家，却逃不出浸透她心灵的悲观和厌倦的沉重阴影。老托尔斯泰是位洞悉人生的智者，最后竟然也自杀了。据说也是因为家庭的不幸。波伏娃力排“舆论一律”，笔端饱蘸感慨地质问道：“去批评托尔斯泰的夫人苏菲是容易的，但她若拒绝在婚姻生活里扮演伪君子，你叫她到哪儿去呢？她的命运又如何呢？固然，她似乎是个可恨的泼妇，但你难道要求她爱一个暴君同时庆幸自己被奴役吗？”老托尔斯泰之死和他笔下的安娜之死将永远留给历史和文学去花费大量的纸和墨。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名将胡适先生、大画家徐悲鸿、名作家郁达夫的家庭都是不幸的，刚刚度过了48岁生日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三毛也在名声大噪的时候“自挂东南枝”……真是谁家都有一本难唱的曲儿。每人都有一把辛酸泪。这是为什么？我们无力深入探讨，但在这些不幸的背后，我们真切地感到了一颗颗仿佛载满了瘴藜的痛苦心灵在备受折磨。难道这是不可解的人生之谜吗？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建立在没有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然而爱情却不是永恒的。夫妻双方谁也难以对当初的爱的海誓山盟终生负责。当你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责备对方“变心”的时候，如果你能冷静下来多方面找找原因，包括不妨对自己也拿起解剖刀，那比什么都强。更可怕的是爱没有了，连恨也没有了，吵也懒得吵了，剩下的只有冷漠。这种对对付付的麻木婚姻是家庭悲剧中最虚假最残忍的，不幸的是这也是最为人们所能够接受的。这样的家庭是茫茫没有边

际弄不好最终将被埋葬的沙漠。明智的选择是变消极为积极。只要你懂得了爱和家庭幸福的真谛，你总会经过艰苦的探求和不懈的努力，找到一片绿洲的。如果你能睁开眼睛往前看一下，你将会惊奇地发现，那里的鲜花正微笑着向你招手。

英国的社会学家科克说：“家庭是每一个人的城堡”（《法律提要》）。我国的文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将自己的小说取名为《围城》。如果把一个人约束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整个人生缩小到几盆盆景之中，厚重的墙壁隔断了他的视野，还有什么样的描绘能比这两位大师的比喻更简洁更形象更深刻的呢？

男人希望有个温暖而舒适的家，却又不想将自己捆绑在这里，他们天生具有一颗流浪的心，希望新鲜、刺激、好奇，爱冒险、喜征服，乐于生活每天都有变化，千篇一律是绝对难以忍受的。女人也一样，她们不再认为管理一个餐桌便是统治整个世界，把从事一些生活琐事作为编织人生最灿烂的锦衣了。儿女们则更想逃出家的界限，广袤的生活原野不可阻挡地诱惑着一颗颗蓬蓬勃勃的年轻的心。现代人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因势而利导之。丈夫的拳头不能保证妻子的贞操，妻子的“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手段也难以软化或束缚住丈夫的道德观念。千万要记住，永远也不要企图去统治对方、占有对方。你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尽量地爱对方，征服对方。

丈夫或妻子极力要逃出家庭这个“围城”，奇怪的是，“围城”外面的人又都想进入这个“围城”。没有谁不想有个家，关键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如果你的家不是一座“围城”，而是一片绿草如茵、鲜花怒放的自由沃土，难道他（或她）还有必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去冒风险吗？

奉献给大家的这本《名人家庭内幕》辑录了中外 50 余位名人婚恋与家庭生活的内幕。从这些或者曾经叱咤风云或者曾经轰动一时，或者在历史上留有痕迹，或者名扬于当世，或者是国外富有传奇色彩的名人们婚恋与家庭生活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更多的人生滋味。名人们的家庭虽然有着和寻常百姓家庭的相似之处，却又以其鲜明的个性，融汇着名人们对人生的真知灼见，对感情的理解与把握。他们在处理家庭关系和家庭问题的时候，总有些独到之处。我们展卷之余，在增长见识的同时也将受到某些启迪和颖悟。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人思想的高尚或卑俗，襟怀的豁达或狭隘，感情的真谛或虚假，都会在这个多棱镜中折射出来。因而，当我们准备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是不应该忽视他在婚姻与家庭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的。这本小书既为方兴未艾的家庭文化提供了一些翔实的材料，也为社会学的研究尽了绵薄之力。

春天的夜里，沙沙的细雨敲打着屋顶，一位年轻的朋友怅惘地望着迷蒙的天空，转过头来问我：“你最喜欢的格言是什么？”我吸了一口烟，郑重地回答他：“真想再活一次。真想我的家庭能够重新开始。”年轻人点了点头，旋而又摇了摇头，然后便继续出神地对着窗外的斜风细雨愣愣地出神。对了，当时我忘了告诉他，这不是什么格言，这是我埋在心底的一个秘密。

1991 年 5 月 2 日

第一輯 革命生涯



毛泽东与李讷

· 吴大遼改写

一天，毛泽东走出书房。在台阶上仰天凝视，深吸口气。忽然他放开喉咙，唱出两句京戏“空城计”。

卫士们一怔，互相交换眼色，无不流露欢颜。这两声京剧宣告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他们都生出“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感觉。

江青从她的办公室走出门，手里拿着一本厚书。李讷也从她的房间跑出来，都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不时哼几句京戏。他绕着那七株翠柏走了一圈，忽然把脸转向江青：“今天没有事噢。来，玩一下，玩一下。”

江青有些激动。那时还不能用“四人帮”的观点去看她，她只是毛泽东的夫人，不曾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表演。她不是相声中所言，需要戴假发。她有一头浓密的黑发，皮肤光洁白皙。她比毛泽东年轻20岁。但是，他们吃不到一起，行不到一起，更谈不到一起。卫士们看得出，她本心是想多关心毛泽东的身体，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欢心，希望他与她协调一致，但是他总是不一致。

江青一日起居很有规律。毛泽东另有一套独特的规律，每天要多工作三四小时，他的一天总比大自然的一天长几个小

时。他们睡不到一起。江青吃饭讲究甜淡营养，主食精细，蔬菜纤维切得很短，身体不适时便要弄成菜泥才能入口。毛泽东一生粗茶淡饭，喜吃粗粮，蔬菜常常整根炒来吃。他喜欢咸辣，缺油水时便“补”一碗肥肉，完全农民的饮食习惯。他们吃不到一起。江青一心想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就严格警惕，严厉禁止。他们不少争吵，有时吵得卫士们也知道了。毛泽东办公或视察工作最怕江青到身边，有时到了一地，听说江青也来了，他马上启程转移。他曾对卫士长讲过多次：“我不要见她，她一来了我什么事也干不成。她这个人到哪儿哪儿扫兴。”

然而，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使江青愤恨、惶恐、伤心的是另外两句：“江青使我背了个政治包袱”和“江青这个人，谁跟她也搞不到一起”。后来江青用行动反驳了毛泽东的话。她与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搞到了一起，并且逐渐形成独自一股政治力量……

那时她很注意关心毛泽东，揣摩毛泽东，迎合取悦于毛泽东。她将书本丢给卫士，响应着：“玩玩麻将牌好吗？”

李讷已经孩子气地喊起来：“玩麻将，就玩麻将牌么！”

毛泽东笑了，他很喜欢李讷。李讷小时候，毛泽东回到家里常抱起她轻拍后背：“娃娃，我的好娃娃。”象所有做父亲的人一样，毛泽东愿意满足女儿的要求。他高兴时总是说：“那好，那好。”

江青立刻招呼卫士搬桌椅，声音脆朗欢快。她这个人并不特别复杂，是一种轻躁狂的性格。容易冲动，受不了挫折，欲望外露，感情用事。人们对她只能适应，不能信任。她高兴时可以替卫士照相，心血来潮时还为你织一件毛背心。但是，转眼间不高兴了，诸如“他妈的小兔崽子！”“你给我滚！”

“到门外站着去！”之类粗野的话便会脱口而出。

现在她正高兴。桌椅摆在小院西北角的草坪上，那里有片树荫。毛泽东常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同志在那片树荫下乘凉谈话。如今树荫下响起搓麻将牌的哗啦啦声和轻松愉快的说笑声。听卫士小封讲，他跟随毛主席十来年，还是第一次见毛泽东跟家里人一道搓麻将呢。

卫士老权心里动了一个念头，趁洗牌工夫凑近毛泽东小声建议：“主席，晚饭在一起吃吧？”

江青和李讷都听到了。江青不露声色继续洗牌。她眼皮一掀一掀，手下的牌洗得乱翻跟头也不知道。她在注意毛泽东的反应，悄悄盼望着什么。李讷毫不掩饰地眼巴巴望着父亲。毛泽东的目光和女儿两眼一相遇，似有所动，马上笑道：“那好，那好。”

家常便饭，四菜一汤。毛泽东并不因为同家人一道吃饭而破坏习惯，仍然是手不释卷，边吃边看。不过这次看的是小人书“火烧连营”。完全是休息脑子的一种独特方式。

可是，他的注意力终于被李讷吸引过去。

李讷有声有色地巴叽响嘴，筷子伸向每一个菜盘，大口吃菜，大口吃饭，嘴里不停地发表议论：“哎呀，这个菜真好吃。”“哎呀，这个菜也真香。”她吃得狼吞虎咽，江青帮忙夹菜往她碗里放，好象几百年没吃过饱饭一样，很快将饭菜吃得干干净净，盘子都用饭擦光了。她伸出舌头转圈清清嘴唇，又咂响一声，意犹未尽：“真好吃……就是太素了一点。”

毛泽东看着女儿，小人书不知什么时候丢在桌角。他动了感情，嘴角和眉梢轻轻抽动几下，终于露出慈爱的笑：“你吃的很香，也促进我的食欲。我考虑考虑，还是多跟你吃一顿饭吧。以后星期六晚上都回家吃饭吧。”